



# 流淌进冬日里的温暖

## 记忆深处的棉布鞋

■ 向益卫

在城市的喧嚣中，我的鞋柜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，锃亮的皮鞋、时尚的运动鞋、舒适的休闲鞋。它们伴我穿梭在各种场合。然而，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，总有一双棉布鞋，带着旧时光的温度，悄然浮现。

小时候，故乡的冬日总是格外寒冷，风裹挟着雪花，呼啸着扑向那几间矮房。我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疯玩，脸蛋冻得通红，鼻涕也不听使唤地流着。正玩得忘乎所以，屋内传来母亲的呼唤：“娃，快进来！”我踉跄着破旧的鞋子跑进屋，母亲皱着眉头拉我坐在床沿：“瞅瞅这鞋，都张嘴啦，脚又长个儿了吧。”说着，她拿起几张泛黄的鞋样，轻轻按在我脚底，痒痒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，我“咯咯”笑着躲闪。“得赶制双新棉鞋，今年冬天就不冷啦。”母亲边念叨边仔细挑选鞋样，眼中满是温柔与笃定。我满心期待，知道温暖即将被母亲缝进新鞋里。

记忆里，每到秋天，母亲就背起背篓，走进那片芭麻地，用刀割下半人高的芭麻树，打捆背回家，修长的手指熟练地剥下麻皮，再用竹片细细刮去麻皮的青色表皮

层，雪白的芭麻丝在日光下闪烁微光。大锅煮麻，水汽升腾，仿若仙境，捞出晾干后的芭麻，被母亲轻柔撕成细丝，挽捆成精致“8”字，静静躺在针线筐，宛如沉睡的希望，等待冬日苏醒。

山上的棕树像坚毅的卫士挺立。棕衣层层叠叠，似大自然编织的铠甲，金黄棕籽散落其间。堂哥身手矫健，攀梯而上，弯刀起落，棕衣纷纷飘落。母亲接过拿回家，用火烤软洋芋，将棕衣层层黏贴，熨平在木板，压实晾干，化作坚实棕板，与芭麻丝相聚针线筐，共候使命开启。

寒冬如期而至。屋内，火坑里树兜火烧得正旺，鼎沸热气袅袅。母亲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围坐一起，笑语晏晏，手中麻丝在膝盖上揉搓，化为坚韧的麻绳。鞋样置于棕板，针线穿梭，剪刀飞舞，鞋底雏形初现。碎布拼接，白布覆盖，密针缝合，纳底工程开启。母亲戴上顶针，银针闪烁，麻绳紧绷，在鞋底砸出微小凹痕，汇聚成密密麻麻的针脚，似岁月的纹理。

火塘烤红苕的香气四溢，我吃得满嘴乌黑。母亲微笑着递来手帕，目光从未

离开鞋底。波纹花纹在掌心缓缓绽放，如神秘的图腾守护着温暖。大功告成时，鞋底厚实硬朗，母亲比量着，眼中光芒比火光还亮。

做鞋面时，青色灯草布对折剪裁，米糊刷底，白布贴合，细针收边，窄条包沿，松紧布镶嵌，鞋面利落成型；棉鞋工序更繁，需棉花填充，针难穿透，母亲却巧手翻飞，让鞋面平整服帖，似藏着春日温柔。

鞋底鞋面终相逢，母亲指尖轻点，前端、后跟紧密相连，在火光映照下，新鞋宛如新生的精灵，翘首盼我青睐。我迫不及待穿上，暖意从脚底升腾，传遍全身。可又不舍弄脏，忙换回旧鞋，将新鞋珍藏床下，父母相视而笑，那笑容暖透童年。

如今，那些昂贵鞋子伴我走过风雨，却常磨破脚底，让人身心疲惫。一次回乡，老屋依旧，母亲已老，眼神却慈爱如初。床头，一双棉布鞋静静安放，是母亲新做的，针脚不再细密，却一下击中我的泪腺。穿上它，时光回流，童年温暖重现，所有沧桑、迷茫瞬间消散。

（作者单位：长源恩施公司利川管理处）

## 炉火暖童年

■ 刘宏超

小时候，塞外寒冬，嘎嘎冷。孩子的小手经常被西北风割出小口子，家住平房取暖主要靠火炕和火炉。

灶台连着火炕，做饭时的烟火，钻火炕爬烟囱，余热散到屋里。小雪之后天更冷了，做饭的余热不够用，要生火炉取暖。火炉有两种，一种是铸铁炉，有的地方也叫洋炉子，圆炉口，有盖儿。直筒炉腔，炉算下头，连着盛炉灰的空腔，空腔有底。底下三条腿儿。城里人家多用铁炉，农村常用炕炉，在火炕的墙面上用砖砌拱洞，垒炉膛，内设炉算子，炉膛上盖一块中间有大圆孔的铸铁板，圆孔上盖铸铁的炉圈和炉盖，下设掏灰口。用火钩子勾取炉盖和炉圈，把木柴或秸秆放入炉膛，点燃后盖好炉圈和炉盖，有煤的地方烧煤，没有煤的烧木柴。一部分热

量从炉膛上的铁板释放，烟火从火炕穿过。取下炉盖可以烧水、炖菜。

冰雪是冬天送给孩子们的礼物，滑冰车、抽冰嘎、堆雪人、打雪仗。孩子们玩得满身大汗，手套、袜子都湿透了。一次，我冻得受不了跑到屋里烤脚丫，冲着脖子向外看，一不留神烫了脚。后来，爷爷用铁丝做了烤架，我可以把脚踩在上面，安心享受热浪的抚慰，还可烤袜子、鞋垫、手套，把炉火的温暖穿戴在身上。冬天放学的路上冷了、饿了，或是寒假在外面玩得肚子咕咕叫了，便期待着家中炉火正旺。

进屋坐在炕炉边烧上一壶水，烤着手脚，水开了冲一碗油炒面，吸溜着喝下甜香的暖意。顺便给爷爷奶奶的大搪瓷茶缸续满，红茶把茶缸内壁染得乌黑，像是时光沉淀的印记，缠着奶奶讲一段故

事，奶奶喝一口茶，沉淀的时光便倒流。听完故事，掏出奶奶埋在炉灰里的红薯，薯香气钻进鼻孔口舌生津，咬一口，软糯的薯肉滑入喉咙，嘴巴甜了，胃也暖了。奶奶最拿手的菜是砂锅炖菜，大砂锅里白菜炖豆腐配上几片五花肉，或是酸菜炖粉条加上肉丸子，咕嘟咕嘟地炖出了冬天里最动听的童谣。砂锅端上桌还冒着气泡，气泡破了释放出人们对生活的热忱。香气挤满了屋子，有几缕淘气地跑到屋外，馋得小狗绕门，等着我用菜汤给它做“盖浇饭”。

炕炉与故乡的老屋早已停留在过去时，跳跃的火苗依然释放着幸福与温暖，让我期待着在远方遇见，香甜的油炒面、软糯的红薯、滚烫的砂锅菜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平庄煤业元宝山露天煤矿）

编者按：

站在年末岁尾的渡口，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被打开，那些沉积在心底的温暖一股脑儿倾泻出来，一双缝进温暖的棉布鞋、一炉牵挂故乡的炉火、一场追忆儿时的游戏、一瓶承载童趣的腊八蒜，搅动起思绪、喷涌出感动。这感动是温暖，更是力量和勇气，使我们脚步不歇、前行不止。

## 笑忆儿时二三事

■ 周强

小时候，我家住在原铁道部下属基建单位大院的平房里。那时，一家至少两个孩子，顽皮得很，除了吃饭就没有在家的时间，成天疯跑在外面。虽然如此，半大小子们也没有什么出格的事，最多是玩累了偷跑到隔壁菜园摘根黄瓜啃或者鸡窝里摸个鸡蛋。

记得最搞笑的就是小时候和哥哥玩“打老蒋”的游戏。我装扮成游击队情报员，被哥哥带领的一小队“白匪”抓住。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了很深的一个大坑，把我放在坑里，这帮“白匪”就往坑里填土。要不是大人们及时救场把我从土堆里扒出来，估计就真被活埋了。当然，哥哥也少

不了被一顿“严刑拷打”，妈妈手里的皮带打在他身上，哥哥却一声不吭，似乎是看小人书受到的英雄主义教育此时起了作用。气得妈妈让他脱掉裤子，皮带再抽下去，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可隔天，还是“三天不上房揭瓦”。

那时，小朋友都喜欢战争题材的小人书，特别崇拜英勇不屈、大义凛然的英雄。小朋友在一起玩耍时，头上系一块白色毛巾，袖子上绑一绺红绸子，手里拿着木棍，家境好的孩子腰里别把木质驳壳枪。爸爸会手艺的孩子最牛气，手里拿着铁丝、胶皮筋做成的手枪，不时抽出一根火柴架在卡扣里，一扣扳机，清脆悠长的“啪啪”声，不

知道羡慕死多少小伙伴。人多的时候一般分成两支队伍，野外荒甸子里东躲西藏，要么上树，要么上土囤堰；不是把自己藏在荒草下，就是匍匐在河边的沙地上。不知道啥时候，年纪较大的孩子王一声令下：“同志们，给我冲啊！”小伙伴们一窝蜂地从四面八方冲出来，弄得飞鸟惊、鸡狗跳。

记得有一回，打完冲锋胜利会师后，都各回各家吃晚饭了，邻居阿姨到我家找她孩子，“小强，看到小军了吗？”我和哥哥面面相觑，哥哥说：“刚才小军被安排一个人在荒地南侧的围墙里打埋伏，没有命令不能动。他是不是没有听到冲锋的命令啊？”大人们一听，赶忙往

荒地围墙跑。后来才知道，小军听从命令坚守阵地，天都黑了，没有接到命令也没有回家。大人找到他让他回家吃饭，小军却说：“司令员还没有下达撤退命令呢！”他爸气得踢了他好几脚。因为这个事，小军成了两支队伍争抢的士兵，他还自豪得不得了。

这一出出一件件儿时的事，有的已经模糊不清，记不住当时的主人公是“谁家老大，还是谁家老嘎达”，现在大家都已经是知天命的人了。有幸和儿时玩伴坐在一起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笑着笑着眼里都浸着泪花，缅怀已经不再的朋友，回忆逝去的青春和年华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电电力三河公司）

## 翠绿的腊八蒜

■ 管浩源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，腊八节的脚步就翩跹而至。

童年记忆中的腊八节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饺子，话家常，欢声笑语，不亦乐乎。工作之后，离家数百公里，老公工作异地，聚少离多成了生活常态，再加上电力生产的特殊性，春节坚守岗位是一线生产者们的共同选择，年的味道便慢慢淡了。自从有了孩子，节日的仪式感又回来了，总感觉每个节日都值得被纪念，尤其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。

每年腊八节，泡腊八蒜成了女儿和我的必修课。很少下厨的我

对腊八蒜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详，在请教“度娘”和身边同事后，信心满满的我们就忙活起来。

先去超市买回大蒜、白酒、白醋、白糖，食材准备好后，从家里找出女儿吃罐头留下的玻璃瓶，洗净晾干，用吸水纸里外擦拭干净，不留一点儿水，据说带水的瓶子泡的蒜容易腐烂。剥蒜皮是一件枯燥又麻烦的事情，女儿“小话唠”的天性这时得到充分释放，让原本乏味的工作变得精彩有趣，跟女儿边聊着学校的新鲜事边剥蒜皮，边听着她眉飞色舞地讲小朋友之间的高兴事，时不时手舞足蹈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小手还不忘利索地剥蒜皮，

一会儿工夫，一堆带皮的大蒜全都脱掉外衣，变成白白净净的蒜瓣。接下来就是泡蒜的过程。我一边念着取经得来的秘笈，女儿一边依本画葫芦，将蒜瓣一个个放在瓶子里，依次倒上白酒、白糖、白醋，看着女儿像模像样地精心腌制，认真的样子看起来像极了在做某项精密试验。密封装罐后，大部分工作就已结束，小心翼翼地将玻璃瓶放在阴凉处，剩下的就是等着它慢慢变绿。

那瓶泡着的腊八蒜仿佛有着某种神奇的魔力，女儿不时就过去瞧瞧，盼望着腊八蒜早点变得翠绿。小小的一瓶腊八蒜，记录着女

儿的童真童趣。在蒜瓣慢慢变绿的过程中，女儿收获的不仅是动手动脑带来的新奇感，更多的是对年味的最初认识。暖暖的人情味，浓浓的过年情，以及藏在文化习俗里的新年美好期盼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石横公司）



## 家住矿山脚下

■ 刘芳 吴少龙

府谷县，位于陕西省最北端，横跨晋陕蒙交界处。我的家乡——庙沟门镇，是府谷县的煤炭资源储存腹地。这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，也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。

童年记忆里，这片煤海的矿工始终忙碌着。他们在百米井下艰苦作业，挖掘、搬运，一铲一铲将煤炭装入矿车，再看着它们从矿井底部缓缓升井。矿山爆破的巨响不时传来，常常将我的午睡打断，让我有一种错觉，随着炮声轰鸣，烟尘弥漫，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块就要滚落到我的床前。我拿起笔，记下了童年中与矿山的第一次“联系”。

那时，我未曾想过，未来的矿山可以听不见机器声、寻不到矿工、看不见煤炭，会以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出现。

从府谷县城驱车不到一小时，眼前便浮现出芳草如茵、犹如游园的美丽景象，那便是国神府谷公司所在地。我从大学毕业就成为这里的一员。这也是我童年难以预见的未来。十多年前，这里还只是荒芜一片，石块成堆、人影稀少，所谓不毛之地，如今已经变成绿洲，生机盎然。

“你在煤矿工作？那里都是煤吗？”

是，也不全是。

在这里，矿区按生产区、办公区、生活区功能分区区域布置，功能分区规范合理，配套设施完善，矿山环境整洁美观，办公生活环境安静舒适。漫步在矿区平坦的柏油路上，微风拂面，路两旁的白杨树挺拔高耸，投下浓浓的树荫，为来往匆忙的职工遮蔽烈日的灼热。各色月季花——粉色、红色、黄色竞相绽放，争奇斗艳，鸟儿不时发出欢快的鸣叫，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之中，仿佛置身于美丽的花园。

如今的矿区，已经与周围的田园风光融为一体，诠释着绿色发展的真谛，仿佛在跳动的绿色脉搏中，孕育着未来的生机。

“矿山会不会被挖成荒山，漫天飞尘？”

答案是：不会！

自建矿以来，始终秉持“边开采、边治理、边恢复”的原则，利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基金，在采空区实施“十万亩生态林区”工程。自2016年以来，累计投入3.3亿元，治理2.9万亩采空塌陷区，恢复了原始地貌。约1.4亿元前期投入，在火棘沟村、西尧沟村等地区种植了杜松、油松、樟子松、侧柏等常绿树种200万株，覆盖面积达两万亩，将荒山变为生机勃勃的人工林。此外，在生态修复过程中，始终不忘周边群众，为周边村落发展特色产业种植，恢复可耕种土地4000余亩，利用井下净化水，修建了总容量1.7万立方米的蓄水池4座，对大石公路上的雨水进行采集汇入蓄水池，为矿区农业灌溉用水提供保障，实现政府、企业、周边村民多方共赢。

“现在的矿山是什么样子的？还和以前一样吗？”

不，肯定不一样。

随着一键设备启停、煤机记忆截割、生产集中控制等智能化系统的投入，传统的煤矿生产方式已经彻底改变。在地面智能化集控中心，数十块大屏幕实时显示着井下巷道、机电硐室、采煤工作面等不同点位的影像，工人再也不必忍受机器轰鸣和粉尘扑面之苦。在百米深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，智能化采煤系统正高效运转，煤炭源源不断运往地面。

此时，综采队负责人正通过5G网络与地面工作人员进行视频通话，画面清晰流畅。科技的迅猛发展给煤矿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，使煤矿工人的工作更加体面、安全，科技赋予煤矿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。

梦终将归于现实，而那挥洒的汗水便是梦的坚实基础，不断被时光的风霜雕刻和打磨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儿时的印记正一点一滴被改变，描绘出一幅幅崭新的画卷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神府谷公司）

## 父亲

■ 王中锋

未必在定义的节日上  
只要团圆遇上想念

他的酒菜

和自以为是的

时刻等待着远游的儿女

曾经望子成龙的时候

早已在岁月里化成牵挂的温柔

曾经顶天立地的坚强

被运行的背影拉长成关爱的目光

思量写满皱纹

牵挂压弯了脊梁

曾经我不懂父亲

现在我也是一个父亲

（作者单位：神东煤炭）